金華黃先生文集

日損齋續藁卷第二十二

門人編次

神道碑

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謚忠愍合剌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詔以工部尚書偰哲篤為參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祖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內偰哲篤將奉加贈進封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奏請賜以神道之碑用廣孝而勸忠制可其奏事下翰林命臣溍為之銘别勑中政院使臣朶爾直班礼部尚書臣泰不花書篆以賜焉臣溍謹按公諱合剌普華偉吾爾人其先曰暾

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
高祖諱克直普爾曾祖諱岳弼並襲本國相荅剌罕號阿大都
督兼遼主所授大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諱亞思弼有子二
人長仳俚伽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璘帖穆爾仳俚伽普華既
嗣相位復立奇功謂人間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
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爾充禿魯花禿魯花者譯言質子也
上察其材具周通而識量宏達俾傅　皇弟斡真那顏統治
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　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
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
太宗皇帝以為大斷事官出鎮順天尋俾還治河南卒於官贈
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
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謚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敦夫人

居益都李璮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干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
相保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從父撒吉思行省山東
公從之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
純篤可用薦于
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於益都四脚山遂
賜金符爲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久之　上命丞相伯顏總
兵伐宋擇可主餉饋者擢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
濟宋人既奉版圖入職方公恐上下狃於宴安乃條上守成之
策曰存國體曰厲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撫新
民　上多采納爲江南漕秫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大河覆
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復有小大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於舟
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雖沒入其家貲所償能幾請獨當其

責時相惡其不附己黜為海寧路稍遷江西道宣慰使
改廣東道都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舶姦民以私販梗鹽法往
往挾兵刃以自衛因而構亂有陳良臣者聚至萬人公奉省檄
與招討使答失蠻討之殲其兇渠而諭脅從者使復業既而有
歐南喜者復嘯聚其黨至十萬人僭稱名號偽署官職攻陷城
地戕掠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帥課兒伯海
牙分兵搗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革鹽法之不便者并
劾按察使脫歡姦利事罷之會 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
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截石灣據其阨塞勢猖獗
甚公慨然語其掾曰餽餉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
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格殺數十人竟以衆寡
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貴臣出將使指寧能徒汝蠻賊反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見夢
於夫人希台特勤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幕僚劉閏張德亦
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俄
暴卒官兵逐捕群冦若見公乘雕督戰惠人咸共驚異作堂
於公死所像而祠之其後偰哲篤僉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公存焉共請為公立祠偰哲篤弗能止又不欲以役事煩其人
乃捐俸貲建祠宇仍買田以給之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國事始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
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
未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謚曰忠愍復
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

江父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樹碑
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原葬於重
紀至元之元年冬十二月　日蓋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
人希台特勤氏盛年嫠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
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偰文質以先世居偰輦傑河因以偰為
氏十歲刲臂肉愈母疾人謂忠貞孝萃於一門繪為三節圖以
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如在廣德歷同知廣西宣慰司事
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
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
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司都事孫男六人偰玉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夫僉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偰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青

河縣達魯花赤偰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偰朝吾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循州
事偰列篪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皆
偰之質子善著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鞏昌等處都總帥府經
歷越倫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偰玉立之子偰烈圖
用忠襄陵爲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偰哲篤之子偰
百遼遜至正五年進士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遷宣政院斷事官經歷偰理台國子生今爲將
仕郎豐足倉使偰帖該鄉貢進士今爲翰林國史院譯史偰德
其
今上潛邸速古兒赤偰吉思偰賚偰弼並國學生善著之子正
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思蘭

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皆未仕女　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
仁宗皇帝肇建科目以取士公六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與哲篤最先達暨
皇上復行貢舉法於既廢之後公曾孫擢第者又三人名總書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則積善者不能皆食其報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歿逮今適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況承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　上賚弗替益隆澤流後裔詎有既耶臣溍與與哲篤有同年之雅頗獲聞其家世之詳頃以嗣孫學朽無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　明詔之萬一稽首獻文惶悸無地銘曰

將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髙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
逮公顯考歸我
聖祖出傳宗王統治兵民導之不殺守位以仁公生名閥夙有
大志視身以學敎行孝弟移孝爲忠事我
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數靈旗南指貔貅百萬飛芻輓粟公多
益辨士謹馬騰賈勇直前俘厥寳玉鐃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
不易橐封亟上數陳至計皇華遣使鹽筴是司海瀕遐遠人利
其私嘯姦聚宄循習其舊公振厥武殄彼二寇島夷弗率王師
有征糗糧在道輟公以行群蠻跳邊猝與公遇矢竭馬斃公奮
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礼有
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

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際時至平以文易武保其遺祉
列于伍序公死不殁神遊無方歸形此　有封若堂史臣奉
詔屬辭比事揭為臣軌貽示來世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凱烈公神道碑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資政院使臣孛爾直班侍
上于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
拔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勑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　旨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溍臣溍謹
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拔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高
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太祖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雲国宣
殺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
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
公年少事有不關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
董阿不可共政及其子闊闊不可入察一日之間傳 上旨
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冊 皇后公言 陛下
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今立 后是與 詔自
相違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
金幣之賜遷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屛居三歲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爲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建白行大禘罷游畋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覈慎選授下
達魯花赤御史貢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革蒙古婚
姻之俗探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佩之事畢則納于公庫倭人未
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於施行召爲
刑部員外郎宗王晃火帖木而之子以疑似獲罪獄將上公不
署其牘遷嘉議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
皇太后旨設　御宴明日賜太師秦王宴太師顧公者三公
皆不應是日公又言於怯薛官法礼曰今東作方興而畋獵不
息公爲國重臣何不進諫法礼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
車駕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之出公爲同知廣西

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師公以病不時到官遂中以法病卧維揚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攬權綱徵用儒雅擢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公承　詔譯唐楊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賚甚渥尋又俾爲之序以進嘉獎尤至　上嘗坐宣文閣閱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前奏曰徽宗溺於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爲羈虜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亟命藏畫　上因覽故西臺御史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遺旨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何謂太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桀紂窮土木之工極一已之欲又爲酒池肉林以盡娛樂其所興建者已爲太空之塵矣而惡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永爲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內官賜以御饍他日有所顧問亦必直言無隱久之拜吏部尚

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達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公命自尚書至于主事所出手簡悉畀于火惟驗在選之人政事美惡為優劣而擬注之衆咸悅服佐吏隱其名闕以為市不曾千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絶除中奉中夫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丑漢恃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力庇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貪官汚吏或自引去或相率禱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号令明肅豪右震讋而細民無愁歎之聲　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吏姦有所未革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於是公與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劾奏憲副劉某寶慶有獄累年不決得其冤狀訖平反之至

西民相率懇違制多取職田者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 人助
闕誘達剌罕軍冒支錢粮不可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象州
民獠雜處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為賦詩以勉勵之方
教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 上最諸道能斈使職者公在
優等特授集賢侍讀斈士通奉大夫以憂制不拜改參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辟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獨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劾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
起公生於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於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宛平縣池
水里双隄之原公天性穎敏博斈善為文章尤工於篆隸真草
喜蓄書世方尚浮屠家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

愛賓客篤故舊同酬酢款洽必盡其歡至於居官蒞政嶄然不可犯雖有強禦亦無所傾望終以此不克大行其志而天下之公論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襃表而寵綏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者使百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爾刺氏封范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睦爾范陽郡夫人出好學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曰

惟凱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　國有直臣公繇膺官登登臺府有非其類恥与爲伍　上方隆位議用中宮名之未正公弗茍同人所難言事且不測言契　上衷大旌其直赫赫師尹衆　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歸

今聖君作公乃為起爰輒爰度敷　政理識還遷優深時雖匆
或施於今越在宮僚不忘獻納寅緣貴近微言諫獵　上亟
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所為麾之則去劾官南服寵辱
不驚白駒空谷化弦易張遂子以環紬書石室掌制金鑾入侍
設經從容諷議　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公領銓曹私謁不行
公治詔獄務持其平出將使指布宣　上德摧姦擊強見謂
撊識瀛洲北禁退食委蛇廣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僕公峻路
政路云胡不淑罹此大故冊旌揺揺靈輀既東郎典之優其終
也豈儒臣奉　詔揚詩墓隧彰　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思效力定遠功臣光
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文國公謚武宣劉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
公在羣從中次居第二白　朝廷搢紳之士下至閭巷庸夫
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定天下
子一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
脫歡實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為　國世臣已疏封錫謚
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
上御興聖便殿　詔使臣溍勒銘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
勅前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溍謹按公諱國傑字國
寶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遼入　皇朝始以劉為姓譯語謂女
真曰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　為拙而赤台人其先居女真

之泰州普一縣有世襲為千戶者於公為大父譜牒弗具歷官行事莫得而詳父諱德寧　國初侍　宗王斡真為內府必闍赤青齊王分地得承制封拜命副合刺溫管領益都路軍民公事因家焉用公貴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臨淄郡公母輿里氏追封臨淄郡夫人公起家從攻漣海為軍馬隊長至元六年　國兵伐宋以益都新軍千戶從攻襄樊分屯萬勝堡宋人伺間以萬有五千人來擣其虛堡中兵可戰者不過數百既成列公首出迎敵衆乘之以進斬首四千餘級奉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軍二千略荊南歸峽諸州轉戰千餘里還與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百五十兩命攻樊之外郛曰東土城者公堅雲梯先登中火砲傷左股裹瘡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聞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援

絶宋將張順張貴潛運砲甲以往順戰死貴獨入城所乘輪舩結栰相連如城堡運機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与諸將邀擊生得之襄樊夾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絙十年春正月公與諸將以戈夾舩新流而上拔柱斷絙遂毀樊城南面木栅堰其壕塹而圍之城上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詰旦領鋭卒坎墉以登樊城既破襄陽亦降奉　旨入覲還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賞銀百兩疋錦衣弓矢　勅十一年秋九月太師淮忠武王伯顔為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相由中道次郢州宋人築黃家灣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人往奪其堡遂過郢而南宋守將　文義來襲其後公從丞相還斬文義及其麾下五日人行省以聞賜金虎符轉武郎將軍進抜沙陽新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堡大軍繼至

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夏貴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二年春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賈似道遣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公以選鋒當其前與諸將合擊之虎臣大敗十三萬人一時俱潰追奔逐北直抵蕪湖以功除益都新軍萬戶仍賞銀千兩夏四月太保河南武定王阿朮以行省平章政事別攻揚州詔公以五千人立柵揚子橋斷其餉道宋兵數萬暮夜奄至我師有備莫能入黎明開門縱擊殺獲之餘自相蹂踐而死者無數溝港為之不流以功陞懷遠大將軍始賜霸都之號仍降詔獎諭焉揚州食盡主帥李庭芝挾其將姜才棄城去平章俾公分道追襲至泰州斬步卒千餘人奉旨入覲賞銀千兩及錦衣弓矢鞍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詔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二萬付其子坐鎮所分城邑而別降大虎符除公僉四川

行樞密院事選兩淮新附軍西征未行十四年以北鄙繹騷授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衛諸軍往撫定尋召還賜宴命坐 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矢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俾與指揮使賈其領三衛親軍一萬人北征陛辭 上諭之曰朕不識賈指揮何如人邊事一付於汝對曰 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事若有成功歸於衆或有不虞臣自當之 上壯其言大喜公因奏將佐而下設有遠誤奏而後行恐失事機 上曰山南安知山北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由是人莫敢不用命會天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車相環穴地而處撫其士卒無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

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溺死者過半十七年　朝廷以別列
迷失同知樞密院事與公同領邊事脫脫木及其黨失列乞撒
里蠻等復擁兵而至公與別列迷失追擊之至庚五路孔抵金
山則其衆已潰散別列迷失慮有伏兵倍道南還公以孤軍殿
後粮道不繼殺所乘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林有　旨留軍
五千付公鎮守脫脫木最號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士馬離散
衆皆怨怨且苦其酷虐失列乞撒里蠻等因拉殺之而率衆來
歸公勞徠綏集而周其乏絕所全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
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　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遮
馬而泣願留毋行公曰此　君命也再三諭遣之皆哭而去
既入對　上諭以日本之役師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責今命
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行進退事在主帥非偏

俾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十年春正月建省于楊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冬十月建寧新附人黄華反衆至十萬乃輟公俾與諸將往討平之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引兵來會于梧桐川欲盡勦其餘黨公曰反者獨黄華數人悉已伏誅餘皆脅從之衆宜諭以禍福使悔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未晚衆稱善乃遣招諭之無不出降又聞指揮使八忽解統蒙古軍一萬駐于仙霞嶺所至輙殺虜平民亟移文止之人乃自安二十一年冬征東行省罷除僉江浙行樞密院事二十二年夏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未行留僉江淮行樞密院事冬十月復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丞赴闕奏事言臣今為省臣請上所佩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仍令佩之占城之役將卒潰散朝廷將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征責以自効甫至楊州而征東

行省復罷三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湖南有大盜憑險
負固日久公下車之始一鼓而殄之二十四年春
皇子鎮南王征交阯公被　旨給其資粮器械民不擾而事
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所統湖南廣西與廣東
壤地相接廣東群獠率依山林而居其黨謂之大獠亦有部伍
約束僞署稱號有總管總轄提督書司之類人習戰鬬又善設
伏衝突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
五百里抵肇慶之四會使覘賊形勢則鄧大獠三千人居前劉
大獠千五百人居後相距三十里以爲犄角官軍不滿千人公
乘其無備以輕兵倍道而進兵之所向先其易而後其難不再
宿盡拔兩砦殺獲之餘脫去者無幾械首賊至肇慶斬之同惡
皆杖死改資德大夫行尚書省左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問

不通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翼兵萬人送之至靜江聞王
班師乃身詣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公還未幾衡永寶
慶武岡群盜並起聚於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民義捕首賊斬
于軍前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閑田三萬餘畝創
立三屯衡曰清化永曰烏符武岡曰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以
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肄習武藝向之奔竄者稍出而
自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恒產則分隸諸屯歲得穀三萬餘石倉
廩實而盜賊化爲良民父老爲立石志其事曰三屯記兇徒掠
子女姦吏殘　民事覺取其尤無良者杖殺之境內肅然
既而盜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漢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
院討之公擊破蕭大獠三千人於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懷集
攻拔猺人諸砦二十六年春駐兵廣東行院　期不至公獨出

兵擊破閻大猿於廣之清遠曾大猿廖大猿衆萬餘人已降後叛乃回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猿擊破嚴大猿五千人夏五月曾大猿復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林山公直趍其處分兵斷其徑路賊不敢出乃伐山通道盡殲其衆退屯封之開建還次賀州士卒冒炎瘴疾疫大作公親臨視救療不憚其勤以道州南北之衝便於控制乃移駐焉俄報猿兵二千來犯州境公掩其不備殺戮過半捕斬陳大猿等十八人梟其首于州市郴之興寧桃寮赤水山最爲險絶宋人嘗置飛龍軍以鎮之軍廢巳久賊衆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擣其巢穴俘斬不可數計土人爲之向導者皆論死尋移軍郴之桂東聞猿兵圍吉之龍泉禾源𡶶下令征之僚屬皆謂彼自有任其責者况兵家利鈍事難遥度乎公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静四海安可妄計

彼我利鈍而縱敵生患乎乃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至其處賊衆甚盛見公兵少又無旗鼓忽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以十騎陷陳撥衆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人下令以賊所掠子女歸其父兄皆舉首加額曰岩中被圍久暮夜不審官軍所從來疑為神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乎焚香羅拜而去鍾大獠聚其衆一萬於南安十八来深山公約郡守將分軍為二道乘大霧深入賊所置營壘彌滿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悉自相蹂踐而死甫回軍桂東而僚兵犯衡之酃縣民廬官廨焚蕩無遺兼程赴之而賊已遁去遣人迹之乃在龍泉大井山遂分軍馬三道公出中道度雞冠山石路峻絶步牽馬冒雨而進殺賊殆無得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八番溪洞蠻夷長官皆來稟命焉秋八月全永二州有劇盜勢

張甚某州達魯花赤禿魯戰死公提兵直抵永之東安前所招降賊酋服公威信咸願從軍公撫而用之擒首賊斬于市陞本省右丞還治省事廣東群獠乘間而出犯廣西湖南公復往道州要東木為平章恣為貪暴怒公不附己其意叵測公謂掾屬許燕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心樹立私黨同惡相濟儻有使命安知其真偽敢不就死乎燕臣曰昔唐之叛臣矯詔賜顏真卿死真卿察其為詐而呵叱之今萬一不幸有此公豈無一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於臺府以達 上聽姦計訖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東木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視事而盜起廣東乃復往道州要東木之黨八八為道州路總管敗政害民贓汚狼籍公劾治其罪死於獄中士庶莫不稱快先是公之軍功要東木皆抑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暗

伯等始以上聞且言公嘗出私財以犒軍壽　旨賜玉帶一銀伍伯兩三十年秋七月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謂湖廣咽喉重地他人無足倚仗者其令劉二霸都常坐鎮之拜榮祿大夫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蒙古漢軍溪洞土兵十萬南征交趾仍別鑄行中書省印令佩之以行公奏乞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虵一首兩尾則能行兩首一尾則左右前卻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請乃命宗王亦吉列歹董其師公奏頃年兩征交趾以總兵官各持已見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宣諭凡號令進退賞罰一決於公宗王受成而已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錦衣一襲二月諸軍畢集部署已定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軍武昌夏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樞密院於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秋七月盜起江西犯潭之攸縣公親引兵擊走之而殺為賊向導者辰州古之黔中溪洞群蠻猺狫猫獠種類不一喜則人怒則獸叛服無常　國朝初定江南又巴諸洞向進益等來款附皆授以虎符充溪洞安撫使其後進益兄弟自相魚肉安定諸洞又竊出攻澧州府寮等砦泊白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侵辰州　詔合湖廣四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致之闕下　詔釋其罪升泊崖砦為施溶州以萬頃為知州事久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以三千人來拒戰官軍為其邀截十亡三四辰溪縣達魯花赤嗒剌赤死之行院宣　登極敕書招諭萬頃再師及其黨桑水溪魯萬丑皆不應樞密院官迭出涖師又以監察御史督之訖無成功賊勢猖獗愈甚

朝廷以為非公莫能定能亂乃以其事諉焉九月公至辰州萬
戶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軍以為水湍駛不能為力千戶
崔忠信百户馬孫兒死之行次　木溪萬丑復以千餘人来拒
敵公親率大軍泝流而上萬丑復以二千人繼至公命以步兵
夾舟師衝擊之百户李旺率敢死士陷陣身中十二箭賊益力
諸軍繼之賊勢披靡迨至石農次其地極峻險賊衆雖有降者
而首賊竟不出公駐獨木橋命伐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
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答剌罕奉　旨来濟師於是會諸
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頃以施溶為腹心石農次三羊峰為
左右臂先斷其臂而擣其腹心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
施溶州尋進攻諸砦賊衆以萬計地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
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蠻攻蠻之策檄召又巴懷德府

安定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震之以威大獲其用萬頃

力屈就擒斬于軍門餘黨悉平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平蠻記

元貞元年春正月　詔併行院合於行省即軍中拜榮祿大

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已師出半年幸已告成東作方

殷宜縱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末溪洞邊界居民得選其

強壯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遏澧州曰隘丁辰州曰砦兵公悉復

之又以茶陵桂陽郴衡道州地連江西蠻獠數為民患士卒疲

於奔命乃列置沿邊戍柵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

賊不能越夏六月召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倍還其犒軍

之費為鈔四萬緡將校轉官有差初左江土官黃聖許內附賜

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雄據一方僞立號名結連交阯

以為外援聚衆二萬劫掠溪洞山砦九十有二聲言將取邕州

朝廷嘗命公与樞密副使程鵬飛統兵二萬討之而鵬飛自言不勝其任至是公独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勁從趫捷善用標鎗藥弩負險拒戰交趾援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之共奮無不一當百蠻兵挫衄聖許走保象山象山綿亘數十里南與交趾接竹樹蒙密多巨象惡獸公度其形便列柵而圍之聖許妻子及其黨多就擒独聖許逃入交趾公飛三書於交趾為之開陳禍福詞嚴義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惶懼請命而聖許竟莫知所終夏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上令鄰境慶遠無生業獞入屯田其中 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勒札遇孟厚大德元年還治省事五年夏再入朝前荊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合五省軍二萬征八百媳婦道出八番八番古之羅氏鬼國人性剽悍地多良馬蠻酋蛇節水西土官阿那之妻

也有權略詳審咸聽其命水東雍真葛壅土官宋隆濟恐 徵
其丁夫馬匹遂糾蛇節李兵反攻圍貴州官軍為其所邀截十
喪八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望風皆叛踰 年兵連不解冬十
一月 上親命公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也先忽都統軍二
萬往討之仍降 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刘二覇都區處十
二月至岳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
會于播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急
擊之所向輒克遂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糧運未集姑
息兵以俟再舉公還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漢軍三萬
思播土軍一萬分道並進賊兵驍銳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
執木盾加釘其上持陣既合棄之而偽遁賊馬疾馳蹴不能中
止遇釘皆蹶縱兵乘之賊衆大潰蛇節遁去公明於斥候軍行

遇林木蒙密必連發三矢伏兵以公知其黠詐皆莫敢動前後四十餘戰請蠻氣沮乃多出降十年春二月公追及地節於何加岩窮蹙就擒公復趍水東擒陸濟等十餘人悉斬之西南夷乃皆率服秋九月入覲奉 旨出征官吏及蠻夷入貢者並許預宴於殿庭特賜公玉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五千緡仍賜還貲軍銀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還除天下行省官独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陟其階光祿大夫將校進官有差公丰姿魁偉器度宏廓沈厚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膽略過人精於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 敗得失輕財好士知人善任使由是人樂為用至於縱橫制變神機明決雖古良將殆無以過也以屢犯煙瘴遘疾久而增劇不省平章政事卜憐吉䚟暨僚佐來問所欲言公曰交阯不庭吾屬之恥儻不

不即死誓殄兹醜虜廓清海表歸報
天子他無足言也語畢而逝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訪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
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武宣娶古氏從封齊國夫人子男二人長
脫歡榮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年
薨贈協忠勤力威遠功臣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階如故追封齊國公謚武桓次脫出資善大夫遥授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八番順元宣慰使都元帥孫男一人忽都不花
今為　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女二人明安倫適
平陽萬戶分鎮武昌鄭濤封某郡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
太平封雍國夫人曾孫男幾人伯顏帖木兒安童初
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令猶子漢臣

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適孫　正襲爲武德將軍益都新軍萬戶分鎮某所女幾人臣溍竊惟

世祖皇帝撫運膺期統一宇內嘉與群臣保其盈成然以偹豫不虞國之善政遐陬裔壤民夷雜處非勲臣威望之素著不足以弘遠略而弭姦萌故公自飛渡長江之後　國家有事於四方固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於湖廣爲最久使人安於田里以無負乎　朝廷委任之意臣溍既承　詔叙次公之行能勞烈至於湖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

光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

聖作物覩四方攸同百川於海靡不朝宗執云江漢南國之紀

誕啟層圖于疆于理中權之重上相是臨前茅後勁材武如林填然鼓之萬馬齊作允毅劉公百鷙一鶚鉤援臨衝賈勇先

降臣投甲獻其名城靈旗所指執猶破竹捉使宵濟若踐平陸
舳艫千里建旄而東摧堅擊強覆其前鋒臨流不渡分兵拒戰
有截淮浦扼其後援奏凱而歸溥言告成俘厥寶玉陳于大庭
第功行封勞還飲至式均其逸保夫禄位公獨賢勞經營四方
以佐
天子內脩外攘晚由樞廷峻躋政路出殿南服資其臥護愚民
無知弄兵跳梁山猺洞獠出沒不常亦有大酋父效官使明梟
友獍相挺而起公不違勵肅將明威搜原剔藪獮取無遺思患
預防開屯列柵無使窺覦或伺吾隙蠢彼南交昏迷不恭公弗
少延卒此伐功遠今　聖時梯航稽首餘烈在人徐觀身後
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蔚其材易武以文請　命外朝伺銘
太史大書煒實匪曰虛矣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剌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穆爾爲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與大司徒臣雅普化同侍 上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 上復用臣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臣朶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溍謹按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洼事

太祖皇帝從征泰嚋蔑里期柰臺諸部柰臺已降而復畔往討

之
太祖馬憊遂以己所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閭氏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
祖諱不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旣踐天位以爲存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詔
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趙魏齊
魯晉秦之地悉平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晋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
高祖諱孛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肅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

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妣弃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速渾察嗣國王從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州贈宣忠同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烈妣
氏禿木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推讓和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忽林池長　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嗣為國王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　諭群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躬擐甲冑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貴延後裔恩至

溼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數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
習　上海以為可大用困稱之曰薛禪　者華言大賢也
竟味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鎖台追封魯郡大人考
諱碩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顧謂近臣曰
碩德通敏知此乃燕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頌弗決者
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　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
族中可繼卿者為誰對曰性行純雅智辯明正無踰碩德
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耶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
之遠近以立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

不聽納因言遼陽女真之東斡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内
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　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勲世胄
識慮深長可使也
家肇造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徇國陛下不以臣年少
愚戇俾效驅策臣請行　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遣之女真舊
土有水達達萬戶府兵民乏食廷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
群訴于前丞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
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杷行
水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爲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
以爲便斡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礼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
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
爲汝等遠人不霑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来切責有司而存

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遁于島中者則遣招之第戮其渠魁餘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開元適與之遇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為文學侍從之臣還朝 上勞之曰頊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所委任矣賜玉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慰卿也扈駕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方者對曰臣不肖幸以勲閥之裔為國世臣邊陲重事故當任責賴 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偕一介之使宣布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世家子又聞其寶迎勞甚恭乃諭密旨為道

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感歎服曰真天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德爲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之疾竟不起今贈推忠宣惠宣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未及上獻夫人雙吉剌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彧以進于徽仁裕聖皇后既而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爲茲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教以國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

親嘗

成宗遣尚醫視之或言昔人有刲股療親疾者公聞之則退詣私室刲肉七臠以和藥疾遂愈公丰姿凝粹而器量宏達嘗燕客僮滌玉杯誤墮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衆莫不歎服遠事

仁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俾世父官　上嘗問周文王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為之俯聽賜以巵酒奬諭之曰鄉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平其徭役而恤其貧之在官恒以律身報國為務論議可否不避嫌疑居五年而終于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三年　月　日薨於延祐四年閏月　日享年三十有二訃聞　上當宁而歎曰天胡奪予良臣之遽也命贈以鈔萬五千貫仍降

璽書存謹其家公先塋在興和遼陽道遠弗克以昭穆序塟遂
以其年三月　日奉柩葬檀州仁豐鄉潮水西吳嘉會配河
兒剌氏伯篤都弥實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國夫人子男一人
朶爾直班也公歿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自立由尚衣奉御
授工部郎中遷太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奎章閣歴供奉承制
侍書學士遂為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為江
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
書省左丞入為資正院使拜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遷御史
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還中政院使今為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提
調宣文閣知經筵事兼虎符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
房怯憐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遜

氏實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爲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
老溫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於孫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同僉太
常礼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穆爾渾都普化
臣溍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
以獮戎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王共天下之福惟札
剌爾氏有大功於
帝室世享王封大參始敦行礼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辯章之
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
在于後人是故資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　上知致位一品
疏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德闇然日章久欝

必發理之常也臣溍鄙陋荒落不能敷揚　聖意褒大遺烈

承　詔書辭無任戰慄銘曰

天啓興運篤生元臣勳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魯公遠有系序

四世五王肆公大父遺榮弟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性其忠貞

傳子及孫乃躋膴仕守天一官再世不從公少悅學以至孝稱

淵乎雅度喜愠不形材諝則多小試輒効人方倚公謀謨廊廟

胡不使年遽以考終委祉後賢大亢其宗寵靈所加遂以袞黻

刻銘為章告于玄宅有開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復兹故封

申錫頌辭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為永久

金華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五卷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續稾二十三

臨川危素編次

神道碑

資德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　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歿且葬二十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　奏請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治書侍御史臣期顒篆其額以賜爲臣溍謹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

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顧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薨

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蓀至　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於武况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　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勞非他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爲尚　奉御從

成宗皇帝至三不刺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

命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
旨益被將眷忠烈公九子
正獻次居八
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
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祭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
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升
為太監　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升何耶特命升太監
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覬覦神器
者亟欲得符璽公横身堅守至廢寢食
仁宗皇帝入平内難公奉　御寳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
仁宗大悦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黄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升為
院郎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勑樹碑先塋賜以

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訖事悉分其餘於親鄰一豪不以他用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幕僚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願處其下　上坐寢殿道中使促之曰朕以卿勳舊之子故茲委注其毋多讓待卿署事然後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　上嘉奬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若以薄斂省刑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清獻公薨於開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蓋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嘗
有 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 詔下肩輿登堂北面
而坐衆皆惡其無礼而畏其勢燄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
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官
具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察
官踵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
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潜禱于九龍池而雨歲即大熟俄謝病
而歸僚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
河南江北淮東兩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
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宦
途東馳西騖不遑寧處今幸獲投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
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

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于汴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之女封某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郡夫人子男二人長守讓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蘇樞孫男二人鎔銓女二人公質辭魁奇性度坦夷慎威儀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之門 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爲高也臣溍忝以非才承乏執筆隸太史氏頃歲被 旨纂脩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詔嗣爲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

貞易所謂謙謙君子盖兼之矣宜其光膺眷倚為國親臣勲德
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頤齡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蟬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閥蚤有令聞
從容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間命以典瑞實惟世官
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咨寬伺人惟求舊由監而鄉
溫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
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斥之朝宁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
游頤使節公不為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婺順而化式歸其全
史臣勒銘昺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某月　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
濟義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冀國公謚忠肅中書宰臣既奉
丙子復　制付外施行夏四月
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勑翰林直學士
臣溍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
頤書篆以賜焉臣溍頓首受　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
判官鑰以其孤鏡祥事未畢代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
述行狀授臣溍曰請以備采擇臣溍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
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
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密
院事贈体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謚正獻考諱士珎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
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
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畨直不踰晷刻步武必中
尺度
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
世之舊給事 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況
國家肇置集賢資其德義以輔翼 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
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崇謙讓令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
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
善譔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俚語以誚之 上曰董僉院儒
者勿慢侮也 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

多暇近侍問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　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
間一日　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
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患未之能習弓矢之
事雖常習之非所好也　上悅有名驄良馬　敕之賜公奉
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　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
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
罪　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已外遷嘉議
大夫淮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或
挾其黨與恣為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
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
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

慮衆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則救瘞焉既而朝廷講救荒之政下令募人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用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爲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邦溝水涸運道弗通發官帑僦工疏浚之因使貧民得食具力公私咸以爲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禱輒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梁爲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馭詳廷無留訟齊人宦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貲迫寡嫂破家出其柩歸葬于鄉嫂弗欲而莫能止也則匿其夫遺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嫂于獄鄰有豪家覬以賤價專其田宅乃共賄獄卒殺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冤乃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乘衆怒

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覺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同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徒善綜理庶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猺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徒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飛芻輓粟民無寧歲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仙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為公恪共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淺窺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告歸居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起特遣中使賜以上樽強起之既入見 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淮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声大震聞者無不震讋期月

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陜西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
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
先是翔達龍翔集慶寺雜取土田器物之籍于官者以給之故
平章政事張蔡公別業亦隸焉被 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
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
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
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
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忝祖父之遺業而負 國家之至
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
乎 上曰此朕志所素定卿其勉思報效可也公既視事以
畿甸之民阻飢曰於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

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客
執推公為漢人畫經久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為之枯槁新進士
當授官而銓曹言恐礙入粟補官者公曰 朝廷下詔求賢
將以為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策不如
獻粟為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
故事有司患盜欲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為盜不求所以使之不
為盜而淫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
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
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 赦
前豈可使 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
人皆釋不問始盜起時 廷議禁漢人毋挾弓矢 上曰
董左丞祖父佐 先朝取天下有大功不可例以為漢人而

禁之特命賜之弓二凡其族人皆勿禁著為令以左丞知經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禄大夫公援舊比固辭上再三勉諭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大駕時廵上京公扈從至幄殿上觧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鎧曰我在中書時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為之言訖而逝訃聞上為之震悼賻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護視其歸葬遂以六月癸酉葬槀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稟沈毅履行純篤生將相家而未始豢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甲涉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烈家庭之訓曰

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勳名皆 朝廷聖德神功之所
及今老矣無能為也汝等當思廉慎不欺以報 國家或以
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
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閨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不
侈於自奉惟喪祭則數其豐待宗族羣從以恩吉凶皆有所給
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
度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仲
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閨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
長鉞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當
用廕補官未命女二人長適秘書監丞鄭鄰次適崇福司丞張
丕頭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
大業至於策功行賞剖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

未為之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罕見其比也當金之末造忠烈公灼知　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濰水上而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用俱以勳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郎而卿逾三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典瑞歷兩朝不遷他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于贊書

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臣滑
鈆槧未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　詔旨序次
本末抑亦庶幾無媿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　天造方新
聖作物覩豪傑之興克歸　真主篤生後賢卒其伐功
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勲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
逮公父子遺烈是承翊扶熙運保其盈成公滋益恭委蛇進退
陟降左右踐歇中外苑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筦乃佐宰司
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至眡異數一鑑之亡哀動
帝宸拊髀曰嘻兹予世臣錫之璽章下賁玄宅申以頌辭樹此
貞石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

故集賢大學士史公以高壽終公卿大夫相弔於朝親戚故人
聚哭於里曰茲我朝之遺直也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載其
世系官職行能勞烈於是宰相執政以聞于 上命臣溍爲
之文仍勑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守誠翰林學士承
旨張起巖書篆以賜其嗣子銓俾揭于墓之原臣溍謹按河東
山西道宣慰使辛鈞之狀公諱惟良字顯夫姓史氏其先居亳
之城父金末避地鄆城因占籍焉曾祖諱深贈中奉大夫司農
少卿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唐氏京兆郡夫人祖諱誠累贈資
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王
氏京兆郡夫人考諱興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妣陳氏秦國夫人左丞府君仁
厚長者遭時多故親戚皆不相保府君獨負蔣氏姊之弱子仁

崎嶇兵間卒免於難李璮之亂羣盜乘時蠭起府君率衆捍衛
鄉井入侍以無恐至今德之秦國公有子三人長即公次惟
次惟恭初秦國夫人夜夢車馬人從羅列於庭既寤遂以至元
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生公於北四封堡公少受學前進士王仲
文結廬城北荒棘中攻苦食淡者五年而卒其業甫踰弱冠出
遊京師受知臺府諸公得推擇試吏憲部某年用例補官授將
仕郎河間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抑絕請託紀綱肅然辟大宗正
府掾遂為本府架閣庫管勾預纂集通制有勞延祐某年遷刑
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文移填委剖決如流詳讞大獄時稱明
允五年擢監察御史居數月除中書右司都事俄復入御史臺
為都事入右司為員外郎丞相帖木迭兒威福自恣僚佐莫知
所為公獨抗以正論丞相面加含容而心實忌之欲挽使出門

下公不可遂謀中以陰事已奏于東朝幸
仁宗察其無他猶坐免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以
奉議大夫為本部侍郎剖決詳讞視為主事貟外郎時事任益
重謁告歸省不報泰定元年中書奏除右司郎中同日御史臺
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中書請留為太子家令丞未上復
以為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院又奏除參議院事故事
省院參議得設席僚佐之上樞密多武臣或不語舊典抑使歸
僚佐之列公始建白改正焉三年除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段以重其行居數月召入為治書
侍御史舉用察官部使者號稱得人三年改僉宣政院事頃之
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

史賜所服犀帶一不一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段表裏
四銀鼠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其官張友諒其官王士熙自代
不允左丞相倒剌沙平章　事兀伯都剌奏請回付西域賈人
速卒所中寶石鈔五百萬緡公持不予丞相怒欲加以違制之
罪賴右丞相塔失帖木兒救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賈胡於
公公曰寶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域牙儈所定難以憑實如令其
回付當以其物還之遂召賈人付以元中寶石賈人特丞相緣
謂非故物公曰寶石藏內庫宮禁中誰易之者賈人語乃塞公
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曆元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　明仁殿復拜侍御史僅
旬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所陳十事大略以爲今大事未
定可憂者陝西據河山之固西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竊

高麗近迺置諸省當預為之防至於量材授職錄德定位乃萬
世良法邇者特恩太多旁及無功未盡合於外議况兵革未息
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濫如賞賜且節儉必自内始增設怯薛
舟官樺住其請給疏奏皆見納用時中書左丞孫參知政事
王士熙等坐擊樞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遠貶江淛行省平
章政事換住高昉等以慢易中使命鎖繫閉故公言杭為前代
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鎖繫行省宰臣民必震駭懼生他變
悟命給官舸召致之後皆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發
太行以西民丁禦之公廷詰知院别不花等曰兵法先聲後實
但當内固根本以逸待勞急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往復
辨論聲色俱厲又於上前力陳其不可議遂寢國家
承平歲久倉卒調兵事機交急公左右應接指畫略如平時事

無停者　上深倚　之事必詢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
尊號公攝門下侍郎　成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
積尸敝野公屢請下有司收瘞毋俾遠人有以覘吾國從之齊
王魯王圍上京倒剌沙面縛奉璽綬來歸　朝廷已肆顯戮
并欲加罪群臣隔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
乘間白　上曰彼各為其主耳漢高帝所以封雍齒也況可
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泰國公薨公聞訃即日就道勑賜
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起改太子
副詹事遣典牧監經歷伯單傳　旨賜金段上樽趣使入見
於桑難班忽都魯納鉢哈剌殿乞終制不允符授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裏各十公進唐
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　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納焉
預大事不可
公者謂
公尋應　詔　十四　天下
輸租納稅之民減少土地又不
昔寶赤及法　樂工之流
大德以後　當減併賜予　物必　德
僧道以不殺不貪清淨為教祝讚禱　之事宜令　官
物大司農司專尚文具當整治以求實效隨朝官　歷三十月
然後改調以息奔競吏員必由明取補試驗　以從　內
醫卜樂官不得混授文武散附遇大朝會　為一　於

以別流品不急之役動擾民　一以罷之議論剴以旨人
言被　旨付中書議　多　令　龍翔集慶寺
命以集慶路錢粮　悉予　聞　便殿言今國用
匱之集慶江南大郡財賦淵　豈宜　上謂不可　言
公請姑給以今年所入後勿為例　上大悔悟　厭佩刀削
具公牘而改從公言至順元年二月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皇朝經世大典俾公專知其事撒敦以　介
其庶母請賜鈔五十萬緡又回聞撒　其庶　高官
能養　貴公節平丞相　具言遂不　以為
大臣　剌南者大馬　旨議
從臣　於　國
人之　不予　上知　命賜以

自陳家有溥　給饘粥力娛無功竊
以逮試義　上　以卿積有勞賜田出自
其勿辭　三乞返恩命上注　默然公不得已拜謝而
尋移文備述初意訖以由歸于官　乞歸侍親皆不允貽書
丞相燕帖　而及移文中書謂自居政府政務　錯安珍荐
豈可待人言而後　得請復斷以鈔萬緡三年五月起為
海右道肅政　以母老不赴四年　某官許師敬某
張昇等十　偕召　議定策事五月會于上京公抗言曰
當今所急惟在早　宸極布　遠邇使之聞知然後修政
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群情豈或　久曠　器恐姦人乘此妄
興議　社稷之福也乃　政要三十　事前言自去年冬
今半載內外民臣　法祇禁公然無忌

世祖踐祚之初不肆赦
仁宗不赦貪官汚吏深意存焉　守前　戒飭中外使知
常之恩不可幸覬北定民志之先務也次言脩律令擇守宰辯
人品以清風憲限民田以抑豪強孫系王　賜還自縣所
恩事其官職乞　元沒入家產付之六月　日會于　下中言
前所陳十事奉　旨依舊中書左　六日會于柳子
今天子即位于大安閣詔　多採用公言宣讀畢以病　賜
忽里台銀百兩鈔萬緡金　裹各一又以毋老告辭右丞相
伯顏　丞相撒敦傳　太后　遣使敦請視事公　使者
奏　二三其德　出多門　以成　庶務　有不
則之　生於財賄宜察衆心所願欲而行之使政令　一繼
移　書歷叙古今國　之始亂毋后之　至於　之職

在乎輔導　聖躬教育　皇子尤人所不敢言又貽書左
丞相諫選高麗閹豎女子辭愈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
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
上尊綺段趣使入朝以內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燕南河
北道肅政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亡何御史臺復奏
賜上尊金段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以首相多變
亂
祖宗法令居一月而辭歸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
士榮祿大夫中書集議赦宥眾皆默然公獨上言三十三事及
錄本朝誅阿合馬清冗職詔章附礼部尚書阿魯灰等以聞遂
移疾而歸以論事激切深為權要所憚族言者奏奪大學士公
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析至正六年八月御史

臺以聞詔給還所納　制命俄以七年正月四日薨于所居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是日有白鶴數十集于庭公曰此弔鶴
也弟惟善侍疾欷歔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乃畢汝
不憂具之不修尚奚悲我爲名子銓教以忠君孝親之道勿汲
汲於求進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槨雖堅不如束朽紙衣死棺足
周吾身或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逝鶴復翔鳴者七日人莫
不駭異焉子銓遵遺志斂以時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泯
保之原公幼聰敏既長鬚眉疎秀多才而有大志不拘小節器
宇凝重性資剛直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不爲苟合喜讀書起居
坐卧賓客燕談之所皆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隨所至而
觀焉其始致仕也自號逸翁作臨漪亭浩然堂貫道書院藏書
不啻萬卷春秋佳日駕青騾小車意行林曲遍園池之勝輒應

其間與田夫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身焉晚年閱理精熟爲
詩文博敏而純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卷自題曰泛藁云
娶華氏阿剌王氏並封秦國夫人子男一人銓某階順德路總
管府判官有學有文尤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李思儀
承直郎某官苗顒孫男二人買住端住女一人狀稱公歷事七
朝聞召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慕司馬文正公之爲人出處
略以之浮雲飄忽而白日常新頹波橫潰而砥柱不改其言良
信矧當天曆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來者無述
乎大書深刻以侈 上賜不特爲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木訥斯近於仁苟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偉史公生逢昭代
蹇蹇匪躬難進易退危言正色不詘不枝忘人之勢貌失巍巍
杜絕倖門鋪張治具爲官擇人奉揚憲度言之可徵如龜如蓍

惟

天子明德用弗疑公益靖共不懈于位晚登廟廊荐陪大議豈無謀夫發言盈廷番番黄髮國有老成歸安里閭閔勞以事併聞告猷乃以訃至顯忠佑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終爲特名臣勒文豐碑垂示無極嗚呼休哉古之遺直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

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巡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就列以備顧問當宁憫焉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

詔于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溍為之文仍勅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礼部尚書臣期頤書篆以賜焉臣
溍蒙
恩起自休退懼志慮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
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
以詞臣執筆隸大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容臺
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碩
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
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
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旴江者
曰瑱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汝
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帙莫得而詳公於稹為　世孫
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

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
貞文先生至是又奉
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
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
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
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
發為文辭咸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
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
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便
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

權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之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真謄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請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於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歷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於　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晝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為買馬公懲間之輒自買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已為人累而已其從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而未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　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　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羣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御等弑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户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撒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

者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因公所上改要及之遂蠲其征人賴以甦至順元年預脩 皇朝經世大典 上覽公所撰憲典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拜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屡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

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 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奉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制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名為之坐閱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院下下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之稽滯動經累月公請 奏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 旨函香祠北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令集賢

從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　上親擢公奎章閣供奉學士階
命郎日就遹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元年
肇開　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
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將仕佐郎累遷至中順大夫其爲侍
講階當與品對而新移超陞不越二等独公不爲例進四等轉
九階爲中奉大夫寵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
臣微辭奥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忱務
以裨益治道　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
七十致其事而去　詔遣使追及於瀛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
奉上尊諭旨還摸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
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毋

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乏才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不阿獨心敬之有　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

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史成以進有　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無以稱塞辰入酉出僃不敢休會盛夏雨潦襆被宿館中得寒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盡哀省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還以聞　上為之嗟悼以楮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舸送其櫬歸江南公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輙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者無相通始終無閒言子弟有過不加顯　奴僕得罪亦寬容之人問之曰長上遇下稍見卞急後生使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惓惓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

會試者一爲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多
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爲教官廟堂以咨
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
徇流俗郡縣有一廉吏稱之毋過其實聞吏之貪墨病民亦不
曲爲之揜復達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輒而不
悔間寫其心之所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
不必慮也公爲文敘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
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嚴密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儁然
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　國家大典冊及元勳茂
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工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爲重
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
暮年求文者衆寢食爲廢殊不以爲憚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

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以賄敗客有為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富陂之原　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郎程氏太中大夫同知荆湖北道宣慰司事嚴鄉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泫李氏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一人適楊湘蓋人才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非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曰而語也公以庶士起遠方而徊翔於清途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荐膺眷遇勤事以

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
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遐不作人豐芑之澤燕及後昆在
仁廟時群獻侯侯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間佩玉長裾載
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　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述
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挾不矜逮　今昌辰峻
躋徧列翩翩其遠引萬夫莫遏
天子有命式遄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廈細氈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
敬承大啓厥藏發潛闡幽驗諸成敗斟酌典謨用存勸戒奇聞
異見恭錯猥并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訖于絕筆克成

公志公死不没人孰不仕孰完於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敬故
尊贊
天子之德詞臣奉　詔薦山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鄧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
臣彗僊護都臣溍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彗僊
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　累朝備極榮遇茲又蒙
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　上既可其奏命臣溍
為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彗僊護都請享太
今臣朶爾直班書丹　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椁
之狀授臣溍臣溍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

原字善之曾祖從諭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
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雍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
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
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
明抗為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為杭州人公六
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
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授徒戶
屨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
恭知公尤深王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
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寮友少所假借

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修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持見不
同閱公所具稾互有指摘公不與辯第令櫝藏以俟後數日二
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為之丕變召除國子司業建白修
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淛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
舉公以　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
之士未悉　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踵異時場
屋之弊尋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交章舉
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

者被執而追追者及之刺及其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而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丈挺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瘦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管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採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郡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

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
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為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
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粮者事連數百人累歲
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
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為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為兄
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府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
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
止五錠何也録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
民偽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唆以利
而止之使為烘焙獄具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
當何等宜比行使加等杖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
貧其從子因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構害之蘭

家僮死田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冤釋蘭坐田天方旱而雨士子
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
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待
讀學士泰不花以為舉首既上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
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　詔論弭災之道謂今
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瘐死
者多宜慎選理官死罪應決即決寃即釋之河北流民複業
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粮支發
之羡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
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韙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
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　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　上親
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　詔開經筵時命中書平章

政事張參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

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若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温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蔭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若干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楚司徒府掾史戴孟純孫男一人葉孫公登慧穎長能自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佀相宋理宗門

户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伯族謝氏家視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内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槖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金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黄金丹砂象齒為私覿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汚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積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 朝廷施于訓誥者灝瀾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

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
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第隨
牒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
前後從遊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
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擢巍科躋膴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
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溍誤辱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溍遂忝
預執事茲又獲載筆隸太史氏欽承
明詔勒文公碑不敢
以菲陋荒疎伏
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賓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
翔而後集靡徐靡亟負其所蘊時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吏師
其學斯何唯英文苑鋪張
皇猷裁成
帝典弘敷教道

模範國人談經遭屢堯舜吾
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
振軺車所届獄無寃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
致國之老成
天子所毗公不為起乗化而歸門生奉　　　詔薦山樂石康無
媿辭遏者必失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